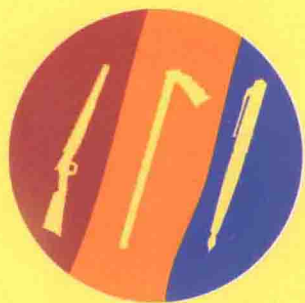


# 极限人生

朱彦夫 中国当代保尔·柯察金  
生命书写的自传体小说

新华出版社



# 极限人生

迟浩田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限人生/朱彦夫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166-0893-7

I. ①极…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8187 号

## 极限人生

作 者: 朱彦夫

---

出 版 人: 张百新

选题策划: 张百新 米俊峰

责任编辑: 米俊峰 张永杰

封面设计: 孙 琰

特约编辑: 米若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4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66-0893-7

定 价: 3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作者近照

复能没有这种感受呢？我是战争幸存者，我的生命——尽管是由残缺不全的躯体组成的生命，是战友们给的。他们把生让给了我，把死留给了自己，没有他们的先亡、先死，就没有我的今天。经常有人把重伤称之为“活着的烈士”或“半个烈士”，由此说表，我不是烈士，但接近烈士。今天，我把《极限人生》这篇报告幻化成烈士的遗愿，幻化成一曲悲歌，一幅挽联，奉献于烈士，将是我平生最大的宽慰。读者能从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革命战士的凛然正气、伤残者的自强，从而吸取做人的力量，那么我也就不会因空熬时光而羞愧了。

作者手迹

## 目 录

## 第一章 活着的烈士…………… (1)

兄弟之亲，手足血缘形成；战友之情，患难甘苦凝聚。这笑声，是对勇士战胜敌人的欢呼，是对50年代最后一场残酷战争的告别。

## 第二章 高地鏖战…………… (15)

恶魔与死神在向他们逼近、狞笑……但志愿军战士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他们用生命和热血谱写出惊天动地、流芳千古的篇章。

## 第三章 浴火重生…………… (41)

做一个全残全废的寄生人？绝不！他作出了新的人生选择：回到家乡，回到地荒人稀、无人怜助的土地上，不打搅母亲，独自磨炼，自受艰难，成则生，不成则死！

## 第四章 雪夜“闹鬼”…………… (55)

儿子一别15载，母亲长梦盼儿归，春去秋来，雨枯雪消，头发盼白了，人熬老了，泪流干了，儿子总算回家了。可是，出现在眼前的一幕却令人难以置信。

## 第五章 无奈活着…………… (71)

那幅临来家前在脑海里勾勒好的绚丽画卷渐失颜色，那颗跃跃欲试的心，骤然冷却下来。他想哭，想让情感在哭声中迸发，他期待更震撼



人心的一曲悲歌。

### 第六章 独困斗室 ..... (85)

超重残的现实使他明白，付出一般代价侥幸取胜是徒劳的。唯一赢得生活自理的权利，就是用空前残酷的方法和百倍的努力，甚至是整个生命的代价，去摘取那高悬的生命之果。

### 第七章 没有硝烟的战斗 ..... (111)

像爆破碉堡那样，拿出百倍的勇气，强攻硬拼，不怕丢人，不怕失败，不怕牺牲，以最大的代价攻下这座求生路上的顽堡！

### 第八章 如此“洞房花烛夜” ..... (129)

盼了几天、张罗多日、熬了半晚上眼的花烛之夜，竟这样结束了。新郎光着腩受了伤，新娘赤裸着身子逃之夭夭。闹洞房的看到了任何新婚之夜所不曾看到的情景。

### 第九章 又拿起笔杆 ..... (159)

石痴决心拿起笔杆子，来代替那依旧留恋的枪杆子。难有所尽，苦有其酬。他用超强的毅力去克服眼与纸笔贴近造成的眩晕、臂捧笔触纸不灵活等困难，并在村里筹办了图书室。

### 第十章 整顿大食堂 ..... (181)

当兵就该打仗勇敢，当农民就该下大力种好田，当干部就该尽职尽责管好事儿。石痴不顾来自食堂内外的冷嘲热讽和人身羞辱，大刀阔斧地整顿食堂。

### 第十一章 从专护到专爱 ..... (199)

一个为了人民幸福而失去了自己幸福的人，就不该享有幸福吗？他自己不能爱、不敢爱，也不应该被别人爱吗？



## 第十二章 临危受命…………… (245)

要把社员的苦衷放在心上，对走投无路的灾民给以关心和帮助，你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当干部不是我的奋斗目标，谁来当书记也不是你和我的私人交易，究竟谁干最合适，应该由群众去选择。

## 第十三章 过年娶媳妇…………… (269)

新郎把宝贵的血肉之躯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战火夺去了他的四肢和眼睛，但他没有倒下，而是顽强地与命运抗争；新娘勇敢地冲破封建旧习的束缚，爱上一位超级重残。

## 第十四章 离奇失踪…………… (289)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磨吧，痛吧，只要磨不光，就得走，生命的支配权属于自己；只要有韧劲，机体总会被启动起来的！石痴在心里默想着……终于，他像个青年军人，昂首挺胸，迈开正步走来了！

## 第十五章 添子灭谣…………… (303)

石痴记不清曾多少次地渴盼、憧憬过，也真切地感到妻子的身体在发生变化，但他强压喜悦，把襁褓中的莫大幸运装进密封的兴奋仓里。直到妻子顺利分娩，母女平安，女儿健全，关于他无后的流言蜚语随之烟消云散。

## 第十六章 廿五载风雨路…………… (323)

石痴担任村支书 25 年，垫假腿的绑带要是连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石痴说，生活就像这绑带和那皱褶一样，卷起——舒展，再卷起——再舒展，没有这些，生命也就停止了。

## 第十七章 接班人问题…………… (343)

当官就是掌权为公，将自己的热能通过所肩负的职责释放出来，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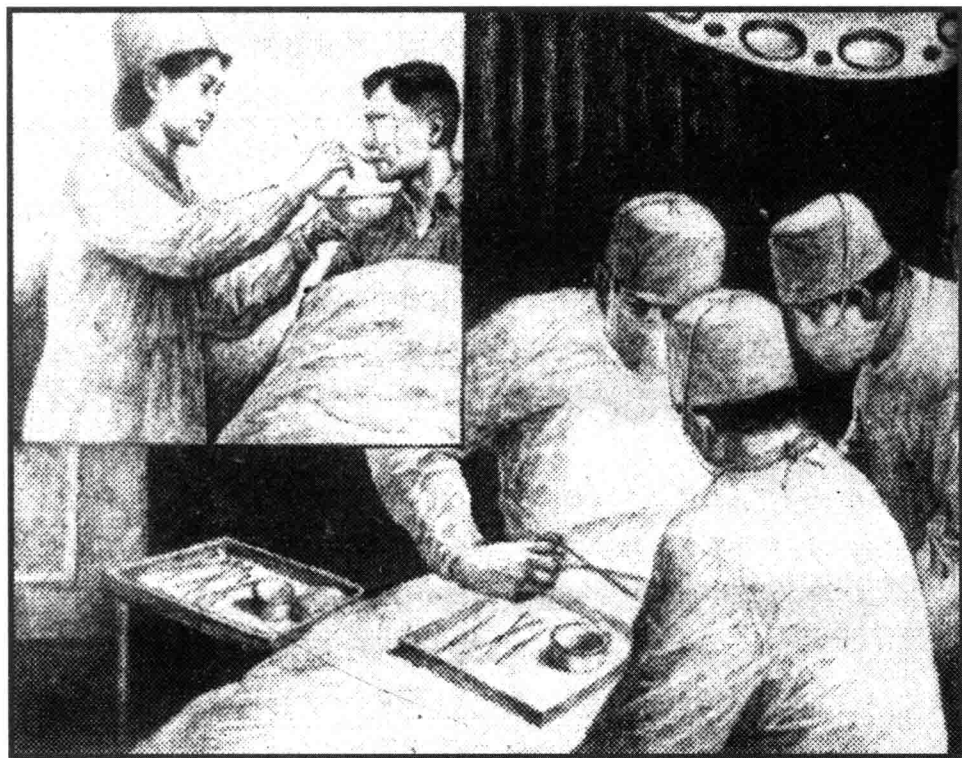
国为民当好公仆，建功立业，鞠躬尽瘁。他愿意为这个世界洒下一片汗水，做出哪怕只有半个芝麻粒子大小的贡献。

### 第十八章 永远的勇士…………… (353)

他走得很快，那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已不再是膝行、爬行、拐行的痕迹，而是完整人踏出的串串扎实、闪光的足迹。他距目的地还很遥远、很遥远，但他始终有一颗勇士的雄心。

### 后 记…………… (369)

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后，我无法再扛起心爱的枪杆子，但作为一名战士，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泯灭自己始终追求最大胜利的渴望。我回到家乡，克服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扛起了锄杆子。在战友临终嘱托和首长的鼓励下，我又拿起了笔杆子，记录下我的经历与感悟。这就是我的“三杆子”。人生本就不该有什么极限，因为所有的极限全部跨越之后，生命的能量就定格在最壮美的极限深处了。



## 第一章 活着的烈士

兄弟之亲，手足血缘形成；战友之情，患难甘苦凝聚。这笑声，是对勇士战胜敌人的欢呼，是对 50 年代最后一场残酷战争的告别。



## 第一章 活着的烈士

在云蒙山下的峭壁间，镶嵌着一片大小各异的天然石窟，石窟内光滑如镜的石壁表面，有数量颇多、形态奇妙的猿人化石图案，其状或四肢触地，或前肢撑空半立，或前肢断缺……趴、卧、蹲，四肢大致相似，唯有直立状后肢长，前肢短或干脆全无。

这些栩栩如生的古化石图像，雄辩地证实了 50 万年前的人类始祖——原始人类驱斗异族、争取生存的生动场面。他们在生存遇到挑战，生命被逼到灭顶之灾的边缘后，幸而脱胎换骨：痛失前肢而站立起来，经过漫漫长夜的苦苦煎熬，慈悲的上帝终于赐予猿人一双灵巧的手。

在天地旋转、万物衍变，人类经历了千朝万载进入公元 1953 年后，在这同一峭壁洞窟旁的石阶上，依然栖息着两个“猿人”——更确切地讲应叫“圆人”。他们同样是在与异族、猛兽的搏斗中被咬残、击伤的，同样处于“肢离破碎”、觅生求异的重大转折关头。

遗憾的是，前后两者的归宿截然相反：前者被逼，出现了伟大的飞跃；后者被逼，却使之严重倒退——他们有语言而无力行动，想站立却失去了后肢，有食物竟难以进食。

这两个“圆人”是趁黑夜“出逃撒野”的。此刻，两人正如痴如呆地盯视着石壁上的化石图案，渴望从中窥取一点“逼立为人”的收获。

这两个“圆人”，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猿人后裔，一个叫方仁，一个叫石痴，都是四肢全无，集枪、烧、冻伤于一身。昨天，他俩从休养所各自领来了一双假腿，竟激动得彻夜未眠。他俩请有手的“荣军”帮着装上假腿，到了凌晨两点，偷偷跑了出来，但出门不久便多次摔倒，只得嘴咬臂撕，将腿卸下，爬到洞窟消遣，两人一爬进这“自由王国”，就纵情开怀畅饮那清新的沃野芳香，放荡不羁地释放着久卧病榻的抑郁。不料想返回时从悬石上滑落下来，将肢磕撞伤，等到天亮仍难爬回休养所。

石痴咬着牙说：“我 7 岁那年做了个噩梦，梦见被猛兽吃掉了胳膊，不料今天变成了真的，好在社会发达了，能用上这铁木组合的假腿，只可惜对没手的人似乎作用不大。”

“我想得更高级。”方仁意味悠长地说，“真想像古猿人那样在争求



生存中逼出一种飞跃——长出手和脚，再有战争还能干他一家伙。军人不能上战场，让人伺候着真难受啊！”

“笑话。”石痴摇摇头，“咱俩现在走路靠人背，吃饭靠人喂，你凭啥扣扳机、捉俘虏啊？”

“我是说能不能再成为有用的人，第一次人生——从出生到能劳动，从参军到重伤——已经作茧完结了；第二次人生——咱们从茧中爬出，再干点力所能及的事，直到春蚕至死……”

“你想得蛮有诗意哩！”石痴道，“是啊，正像咱们第一次人生用肉体改变了旧世界那样，今后，咱要以至死不回毅力，豁出剩余的潜能，再攀上它一级人生台阶。”

两人正忍痛抒怀，憧憬未来人生的时候，只见两个愣乎乎的小伙子连蹦带跳地蹿到他俩跟前，喊了一声“快走”，就各抱一个，像扛麻袋包一样，稳稳地颠到背上，旋风般地背走了。

在云蒙山下偏西的平坦地段，有一片掩映于苍松翠柏中的整齐瓦房，这里便是闻名遐迩的鲁中荣军休养院。许多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负伤致残的特、一等荣军战士，集中在这里疗养、生活。中间一排瓦房是重残所，居住着双目失明、下肢瘫痪和没有四肢的重残伤员。每房三床三人，由一个女护士偶尔也有男护士轮流护理。

不多时，两个小伙子各背着一个重残人，呼呼地喘着粗气直奔他们的卧室——3号房间。两人把方仁、石痴放到各自的床上，其中一个面对倚在门框上的护士小郭说：“人，帮你扛回来啦，快查查看看，胳膊、腿的够数吧！”说完扮了个鬼脸，一溜烟蹿了。

他俩早就料到，这次“出逃”摔伤被发现会招致严厉斥责，两人已做好了“挨熊”的准备。然而幸运的是院领导没直接出面，只见小郭挺胸怒容，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厉声说：“喂，你俩到底跑到哪儿去了？硬逼我求人找了一天一夜，还有没有院规？像不像个军人？快坦白交代！”

“哎哟，尊敬的女王陛下，你打哪儿捡了一颗‘喀秋莎’？没有准星，没有目标，就乱轰滥炸？”几句话反把小郭逗笑了。小郭笑够了，

## 第一章 活着的烈士

抹了一把泪，接着说：“算你俩运气好，碰巧所长调动交接。知道吗？从外地来了个新所长，脸谱和石痴差不多，也是烧伤关公大红脸。听说他很厉害，这事要让他知道了，我看够你俩受的！”

“那就有劳郭小姐嘴下留情，别向新所长告密，俺是例行‘放风’，又没干坏事。”方仁求饶似的说。

“别装可怜相了，快说，谁给你们装的假腿？又是谁把你俩背出去的？”小郭依然紧追不舍。

“俺自己装腿自己走呗，俺三个瘸的瘸，瞎的瞎，谁能帮谁啊！”石痴也故作认真地掩饰。

“真会骗人，四个爪都没有，咋装法？你再装一次我看看，快装啊！”

双目失明的张希德，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听他们仨争论不休，突然插话：“嗨，自己装腿有啥大惊小怪的，都快半夜了，还吵吵个啥！”

他一语引发了一阵哄笑，早饭未吃竟说“半夜”了。

“噢，原来是你搞的鬼呀！”小郭说：“今后不准你帮倒忙，万一闹出大祸来，我坐监牢，你也得有份儿！”

“我倒不怕坐牢。”张希德说，“反正在哪儿都没有白天，你放心好了，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

小郭这姑娘，三分严肃，七分活泼，她热爱自己的工作，更热爱这些枪林弹雨中的幸存者。纵然有时板起脸训斥他们一番，可他们都深知这是理解、爱护的表示，谁也不见怪，见了她依然嘻嘻哈哈。

这三位重残，同在朝鲜受伤，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后，刚刚来到重残之家——荣军休养院。他们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考验。他们的人生历程才刚刚起步，今后面对的将是天天周而复始、孤独寂寞的生涯。事实似乎在这样向他们显示：不用再分心去扮演丈夫、父亲、孝子甚至平民角色，而只有携带着这个头衔——重残去见上帝。

凡是思维健全的重残人，无不深藏着各自的想法与打算。伤前，他们大都想到也许会受伤而不能继续战斗，很多人会想到牺牲，但一般想象不到或根本就不愿设想成为什么类型的重残，因为那几乎是非生非死



的煎熬过程。

他们有生灵却没有生机。

他们有思维却不能行动。

他们心理健全而生理残缺。

他们感官神经犹在而肢体皮肉早逝。

这些人的“理想”可分为三种：瘫痪卧床的，已不再多思后事，只有在此养老到底；失明而仍有手足的，渴望能够适应终生“长夜”，有朝一日找个谋生的门路，为憧憬中的家庭铺基；四肢皆无、全部丧失自理能力的，梦想离开人员集中的休养院，到无人帮助的僻野去锻炼再生功能。这些“理想”不论其价值大小，都出自正常的求生欲望，只是他们谁也无法知道未来究竟是什么模样。

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他们决不是失败者；但对于个人，对蒙受灾难的本身，他们又不是胜利者。当然，胜败与健残不应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他们必须拼命从身躯缺损部位的活性组织细胞中发掘有限的制胜因子。

勿求健全，只求生存！

勿求人助，只求自理！

勿求伟绩，只求发光！

磨炼的机会不多，可总还是有的。一天早晨，小郭给他仨打来饭菜，放在床头桌上，没等张罗喂饭，就匆匆地说：“你们先等一会儿，7号房间老刘掉下床来摔伤了，我去看看，马上回来，不准自己胡来，啊！”

待小郭出去之后，石痴和方仁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动作了：双臂历来不敢动用，加上刚刚摔伤，就干脆嘴对着饭碗，像猪拱食般地胡乱吃起来。只听得“咔嚓”一声，石痴的饭碗被拱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听到砸了碗，张希德急了：“你俩搞什么鬼呀？不准乱动，让瞎子发挥发挥威力。来！咱们一块儿会餐，我喂你俩！”说罢，他摸到明杖，端起饭碗，向石痴的床位摸进。

方仁见势打了个滚身，臂揽床沿，膝蹬床棱，翻到地上，爬到张希



德跟前，嘴咬明杖引路，往返几趟，才将三个人的饭菜搬弄到石痴的桌上。安排就绪后，张希德说：“咱搞会餐，还蛮有意思哩。三人两只半眼，一只半手，两张半嘴。我声明一条：你俩只许动嘴，听口令，看筷子，夹着饭吃饭，夹起菜吃菜，夹不起来也别见怪。”他的筷子在碗里拨拉，手在桌子上摸索，不是夹不着，就是夹得太多一口吃不了。

方仁着急地说：“我看还是我指挥，你喂。”于是，方仁与石痴坐在床沿，张希德站在桌子对面，方仁的右臂搭在张希德夹饭的手背上，边喂边说：“米饭在这儿，靠前一点，往下一点，正好，开夹，使劲！菜盘在这边，伸过筷子来，再伸，向右些，再往下落，猛夹！举起来往前送，石痴张嘴向筷子靠拢——吃！”依照这种“手筷——口令——触觉合成”的吃法，每吃一口，都必须协调配合好。石痴一口，方仁一口，张希德一口，有时夹得少不够一口，有时夹得多一口吃不下就掉在地上；米饭吃一半撒一半，汤菜口中一半床上一半，这口饭早咽下半天，那口饭还在碗里寻索，还在口令与动作的配合之中……

三人各吃了几口，都觉得腹腔里像咆哮着一股滚烫的热流，都自称吃饱了，喝足了，谁也没有品评总结这次“自理会餐”的甘苦，就哑然无声地躺到各自的床上去了。

诸君会问：世上早有无肢人创造过奇迹，而这些重残人残留的断肢余碴就毫无作为吗？其实，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先天无肢的原始畸形残缺人，自幼即学会了独特的生活自理技能，而中途致残的人则相反，他们总习惯依恋于先前的健全行为，一旦失去原肢，就会感到猝然丧失了一切。而要改变命运，就必须像幼儿那样从头做起。

致残者的莫大欣慰在于，无手有腿者，可以运用腿的旋转优势去弥补无手的不足；有手无腿者，可利用手的灵活多变去弥补无腿造成的空白。而石痴和方仁，则是四肢全无！尤其是石痴，下肢在膝盖稍下被截，上肢被截到了手腕以上，看上去，浑身光秃秃的。加之断肢后神经剧痛，不能旋转触物，这是他争取生活自理过程中最凶恶的拦路虎。

小郭回来了，她心急火燎地一步跨进屋里，好家伙！桌子上、当门里（方言：指屋内的地面）、床铺上，全是饭菜和碗碴子，再一看，三



个人躺在床上不停地唉声叹气。她火了：“你们这是搞饭菜铺地展览咋的？谁出的主意，拿公家东西当儿戏？”

“陛下，切莫生气。”方仁见势不妙，从床上坐起来解嘲，“俺这是拙人学巧，想摆个自食‘小沙盘’，只是功夫欠佳，不合乎用餐标准，这你是能理解的。”

“什么‘沙盘’、‘磨盘’的，糟蹋粮食就不应该，不都是喂饭吗？今天刮的啥风，这么一小会儿就等不及啦？”

“遵命！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全屋将士，向尊贵的女士保证：从今以后，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张嘴待喂，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寄生虫，好了吧？”方仁不失时机地“幽”了一“默”，又把小郭逗笑了。笑过后，还是边打扫饭渣边嘟噜个没完：“还这勇士、那英雄最可爱哩，光人可爱粮食就不可爱吗？四个爪都没有非要逞能吃饭，找麻烦，吃的多还是扔掉的多？肚子里多还是地上的多……”

石痴与张希德对小郭的批评，向来是一声不吭，随她说去，但对她理解他们的想法却深感不快。不久前，他们还都是手脚利索、英勇顽强的战士，为同敌人争夺一袋粮食、一个罐头甚至几个土豆，都不惜流血牺牲，此刻抱怨他们不珍惜粮食，是何等的委屈！他们是想自立啊！

这些从来不顾生死、不懂悲观的人，眼前却无时不在难过和不安：如今的他们，吃饭由人喂，穿衣别人帮；入厕解手，还得别人给解带揩拭，背出抱回；就连装卸假脚，也得由别人料理。他们无时不在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自护自理，可那返生转世的产婆在哪里？

他们三人，只有张希德参军前结了婚，在漫漫长夜中能得到爱人的体贴。石痴和方仁虽名义上有未婚妻，但用他俩的话说，目前形势险峻。

方仁是个乐观的人，他入伍时父母问他何年何时才能回家团圆，他用一段顺口溜答道：“打败鬼子兵，消灭反动派，创立新国家，回家抱小孩。”但他未料到，“三愿”告成，“一愿”丧失，不仅不能抱小孩，自己反倒成为非哺非抱无法生存的“老小孩”了。他是天生适应战争生活的人，即使战斗紧要关头甚至面对死亡，也能笑语逗人喷饭。他为人